

# 在学林边上

孙郁

世人言及邵燕祥先生，觉得杂文第一，诗次之，这都不无道理。他的文、诗之好，当源于文史的修养。就其晚年写作来看，学问家的一面也时有表露。他对于一些专业是下过功夫的，熟悉近代哲学，俄苏文学史，对于野史有浓厚的兴趣。而他的书话、旧体诗，也独步文坛，辞章里有着京派学人的某些气质。

我现在还记得，二十多年前他从虎坊桥的寓所打来电话，告诉我马上要搬家了，一些旧书可能对我有用。我到了他那，发现许多学术著作，便搬回了几箱。先生给我多是珍贵的版本，大概是影响了其知识结构也说不定。有些对于我后来的工作，是难得的参照。如今翻看其间的版本，似乎感受到他与学术史的某种联系。

那时候我在编副刊，先生也写来一些杂文，犀利、深刻，带着诗人的灵气。但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很少谈文学，多是思想界的话题，他似乎更关注史学界的动向，对于近代史与共产主义运动史尤有兴趣。他的杂文写作，谈论历史的篇目很多，寻常之处，亦有亮点，臧否人物，往往出语惊人。多年间，写过多篇《夜读抄》，让人联想起傅山的《霜红龛集》和鲁迅《准风月谈》，一些笔触也有知堂《药堂语录》的遗风。但他又不掉书袋，警惕“苦雨斋”式的沉闷与孤僻，那些谈孔子、孟子、曹雪芹、鲁迅的文字，都在故纸堆泡过，却又从中跳出，沐浴在现代的朗日下，见不到一丝迂腐之气。邵先生的学识，非学院派式，乃野性生长的那一种。

先生和许多学人的交往都值得一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正是思想活跃的时期，许多学人的新作，都吸引着他，从交往里看出彼此的读书趣味。他的藏书里夹有一些学者往来信件，1982年7月4日，赵瑞麒先生致信他，言及无锡召开的法国文学年会，顺便提及翻译印象派诗人兰波的事，看出彼此的互动之深。古代文学专家林辰也是他的好友，1986年8月发信于他，对于鲁迅研究的感慨，也恰是邵燕祥最为关心的。有趣的是，他与施蛰存、周有光、季羨林的交往，都有深的思想碰撞。比如施蛰存晚年的诗文趣味和思想境界，世人知之甚少，但他在八十年代寄给邵先生的诗，则流露出气质的另一面，邵先生对此颇多心解。1998年秋，季羨林先生出版了新作，他通知我一同参加燕园的一个活动。那天北大的校园里来客甚多，算是一次有趣的聚会。会上他与季先生的神聊，看得出彼此的快慰。邵燕祥对许多学问家有敬意，他还与周有光先生有些信件往来，其中有一封讨论的是世界主义难题，彼此的心语很深，言谈间对于学问之道

多有灼见。先生欣赏的人，都有一点个性和趣味的，多年间，身边有不少学者朋友，对于民间学者，也颇为尊重。那本与朱正编写的《重读鲁迅》，一些解析鲁迅文本的文字，敏锐、浑厚，细读里的智慧，以及思想表达的清澈，毫不亚于那些专门研究鲁迅的人。

邵燕祥早年写诗，作品在明快中略有忧郁的调子。五十年代曾一时被人关注，八十年代后，写作有过井喷期。因为朦胧诗出现，他的诗作显得滞后，不太被青年注意。但他在杂文中找到了个体生命的表达方式。那些时文，因为针砭时弊，每每有鲁迅之风在，被人看成良心之作者多多。他的读书札记和学术随笔，与一般作家不同。这些随笔，韵致直逼唐棣、黄裳等这样的杂家，有时候文笔颇带儒风，不同的是有野外霜天的爽意。《夜读抄·管窥（管锥编）》云：

钱锺书《管锥编》，人们都知道是学术专著，旁征博引，豁然贯通，高屋建瓴，洞烛幽微，确是学养深厚，非常人所企及。其《一四五，全晋文卷一一一》中论到《文选》眼光时说：“昭明《文选》于陶（渊明）文只录此《归去来》辞，亦征具眼；人每讥昭明不解《闲情赋》而未尝称其能赏《归去来》，又记过而不录功，世态之常

矣。”一句“记过而不录功”，抵得世人评说功过千万语，岂仅太子萧统可以无愧了呢。

其《一四七，全晋文卷一一三》，末句“强词终难夺理”，发人遐思。倘有人于古今文论或政论中集纳“强词夺理”若干则，对照其终于不能夺理的史实，或当大有益于世道人心。

这样文字很多，是其杂感中最为特别的部分。虽然都是读书笔记，但趣味不都是雅态的悠然，而有精神的拷问。思想者的情趣历历在目。邵燕祥的随感，古今对话的时候居多，由微致广，往来自如。直指问题核心，且幽思缭绕，有爱意于斯。他借古喻今，又能以今释古。有时候带有《日知录》的笔意，从历史深处打捞被遗忘的旧迹，那些沉睡的灵思被一召唤出来。那样时候，看得出他读人之深，敏于辞章，通乎世道，真的是凛凛有清介气。

邵燕祥的学问还体现在他的旧诗的写作上。他与杨宪益、黄苗子的打油诗，多自嘲、游戏之作，神思涌出，纵横曲折，俗词翻成雅意，谐语亦见忧患。其间不乏鲁迅夫子的旷远之思，又含聂绀弩的奇气。有时候暗用典故，隐语中幽思种种。他与友人唱和中，偶有戏谑之语，但回转过，奇韵顿生。而追思前辈学人的诗句，亦有一丝民国文人趣味。那首《为台

北叶国威先生题所藏俞平伯手书诗卷》，就很有深意：

旧时月色去无哗，  
瞬息沧桑忆故家。  
再走老君堂外路，  
安能重见马樱花？  
这一首诗是从俞平伯几十年前旧作中点化而来，俞先生的原诗是：

先人书室我移家，  
憔悴新来改鬓华。  
屋角斜晖应似旧，  
隔墙犹见马樱花。

对比两诗，都有寄托，邵先生的内觉，打通两代人的壁垒，看似简约，却含有史的意味，通灵之气也是有的。检索他的作品，对于陈寅恪、张中行等前辈多有誉词，一些诗文也呼应了他们的思想，读其文字，对于学人的敬意，满溢纸上。今天的作家，能如此泼墨为诗者，已经不多了。邵先生虽有许多学界的朋友，但对于现今的大学的风气，是有微词的。他曾对我说，你们写论文的，常常想把话说满、说圆，反而没有余地了。想起来，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吧。邵先生的笔墨之趣里，是没有这样的痼疾的。学院派里的八股文过多，文字不及有学问的作家好看。此已积弊甚久，而今余风愈烈。每读先生之文，便觉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表达，可惜我们这些俗人，少的就是这样的笔墨。



盲人引导瞎子（油画）曼努埃尔·莱昂·莫雷诺【西班牙】

# 水痕

阮文生

一条水渠，贴着我的住地，弯了个大弯，向着率水去了。平常，水量不大，鸭子和青苔弄出的动静，高不过石坝。汛期过去水落石出，值得回味和记挂的，真的不少。

7月7日，屯溪遭受大雨。洪水很响地在渠里跑着，浑黄的势头往上涨。渠坝剩一层石头了（约三十公分），我将汽车转移了，接着把底楼的东西往楼上搬。罐子、瓶子、报刊、资料，杂七杂八的，几趟下来，心里特烦，没劲（中午没睡着），上午屯溪老大桥被水冲倒，老是想着这事。辣酱、茶叶、笋干，鸡零狗碎的，我没心思也没力气再搬了。树林遮住了率水，从根部和石桥上淹过的洪水，正牵拽着大片汪洋。轰隆隆的跑动声不在眼前发生，却在很远的地方把我们覆盖。渠沟的水，越着心里越发毛。不好！菜园后部进水了，不是漫过渠坝而是从墙根渗进，那些亮色反倒一点声音没有，一场水患正在往上爬，灾难的范围还在扩大。玉米的长叶垂落着，那里的无声和无奈，就在眼前。鸡不能回窝了，出口被水阻隔。不好！车库进水了，一些碎末在飘转。再下去，就是主体建筑等着进水了。心里烦得没了主张，东西还要不要搬？

今天糟透了，从上午到下午，大水闹得人心慌惶。时光一点点发暗了，不是通向明天，简直向着1999年，1996年，1969年泛滥着。大水，让屯溪人的记忆乱糟糟的。如果我的家里进水了，意味着有更多的街道、厂区、农田在洪水里挣扎，那样的

话，损失、泥泞甚至哭喊，让生活不断失衡和陷入麻烦。现在，我盯着洪水，形单影只地走着。

雨停停下，暮色渐浓了，视野开始模糊。我盯住坝边一颗小石头，石上几条斜纹鼓凸着铁黑的表情。大水似乎被石头咬住了，几个小泡，连着草叶在转动。

一场较量在拉锯，都拉着暮色在行动。突现我面前的是，小石头沉潜在大水里，清晰稳定了，简直是琥珀里的捕捉或占领在纤毫毕见。普遍的狠劲被凝固。五点五十，大水往后去了。我的心里光亮一下子大了。

屯溪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多少人在盯着水。

很快我动了，为了守住这条水痕，真的动用了千军万马。

7月6日以来，屯溪区组织了5000人次进驻镇人街驻村，2000余人次的应急抢险小分队投身抗洪救灾一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区12座小二型水库、9座重要水塘、20个地质灾害点、在建涉水工程，全在严防死守之中。所幸的是，它们中没有一处，在洪水趁虚作乱。灾后，上级表彰屯溪区，将损失控制到了最低程度。因为忧患意识在先，该放的水早放了，该加固的分量、高度，从容到位了。多少责任，在紧跑快赶在通宵达旦！党员干部光亮得像老街的青石板，让风风雨雨走出了风风雨雨。7月7日下午五点和一个咬紧的水痕，不是偶然的。

央视里播出了一个泪水满面的妇女，她叫王小军。7月7日上午，屯

溪中医院宿舍进水。面对上涨的洪水，从三十公分，六十公分，到一米二，王小军越来越恐惧。她说这情况像1996年，她不懂该怎么办！忽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看到站在水里的社区干部和消防队员，王小军心里一酸，突然放声大哭。是的，亲人在面前，泪在脸上流淌，心在扑通扑通跳着。镜头里，我看到那似曾相识的水涡，正在屋里打转。王小军在消防队员的搀扶下，上了救生艇。身后，一长串水波在暴雨里翻滚。

7月7日，屯溪老大桥被大水冲垮，没有伤着一个人。长时间，屯溪人悲痛地说着桥的灵性。从录像里可以看出，九点三十五分，城管信息员和市民发现，桥墩有了异样，社区和城管部门，立即做了封桥的决定。管理人员对仍在桥上的游客和看水的市民，快速通报和劝阻。九点五十分，大桥节节倒去，水浪冲向了天空。细密的看护和大桥的神性，在狂风大雨里汇成滚滚波涛，渐行渐远。

山区的洪水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沟渠的流水仍在大地深处，触摸着青苔和鸭群。藤蔓里热闹了，一个冬瓜卧进草丛，成了一个秘密。一只南瓜遮住水痕，挂在坝上。记忆是可以更新壮大的。小路在忙着上坡、下坡、转弯。叶子上的水珠亮晶晶的，一些转移和珍藏，还在忙乎！

2020 8 4  
2020 8 5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  
微信二维码

# 笔会

## 今夏的晚风

林语尘

今年夏天我好喜欢“晚风”这个词。一天大太阳，空气都晒烫了。傍晚这一阵风也不凉，但迎面吹来，真是清爽凉爽，连头发丝儿都放松下来。

因为疫情，今年有许多时间都在家关着。便好好收拾了窗台，养起更多花草。藻百年开满小碎花，有一股悠悠的香味，并不浓烈，摆在窗口，晚风就会若有似无地带进来一缕。姬玉簪花苞也显出紫色，快要开了，纤长的花枝在风里颤动，“一朵钗头颤袅，向人敲侧”，楚楚惹人爱怜。

牵牛今年长得慢，大半个月过去了，藤蔓还在逡巡盘桓，不肯绕上绳子去。晚风一来，毛绒绒的藤尖就划着圈儿，然后翩跹一水，倏然展开折叠的内翅，像盘旋的鹰那样？

乘着晚风而来的，还有些可爱的访客。六月那会儿，是碧绿的草蛉。尤其晚间有雨时，往往一下子出现好几只，都安安静静、轻飘飘地栖在窗纱上。我夜间去给花浇水，便隔着纱网跟它们对

人生30岁充满着隐喻。拿女性的30岁进行艺术叙事，这是触碰了一个群体敏感点，往往能收获大众普遍的反应。近日刚完成首轮播出的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，还在继续霸屏的真人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不约而同都把焦点锁定在她们30岁。作为一种视屏传播的娱乐方式，这种选择是明智的，虽然入俗，但并不庸俗。

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观念支配下，30岁似乎就成了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时空分割点，使得游走于物与情的悖论之中的30岁，有一种特定含义的压强，压出了电视剧最后蹦出的经典结尾语“活得慌张的30岁”。虽然说慌张有点夸大，但一定是每个30岁的人的真实感受，这也就积淀为一个永恒的生理分割线。不可否认，作为物质生命结构的科学考量，30年的时间切割，首先是基于物质生命的线索周期，是对生理活力及其冲劲指数的判断。走到一个转换的节骨眼上，也就赋予女性的30岁更多的象征指代意义。《三十而已》和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的编导们，都没有脱离身体表达，只是电视剧与真人秀的传播形态和诉求不同。《三十而已》的身体被深深隐藏在话题背后，通过艺术和生活的层面，逐渐渗透出一种淡淡的暧昧，试图超越身体，往社会伦理框架上讲故事；真人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却是毫不隐晦地直接身体表达推到前台，通过艺术包装，似乎要传达出一个既有证据、又有说服力的观念：30岁并不是女人的滑铁卢。

但是，我们毕竟还处在一个看脸的时代，颜值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。因此，节目当然也不能免俗，契合了视觉观看和身体消费的当代语境，利用30岁的隐喻，放大30岁效应，形成观看和话题的热点。当然，任何人也都无法回避30岁对自然生命所产生的时序意义，由此，基于物质身体的女性焦虑也就是社会常态。由这种焦虑引发的社会潮流，催生了眼花缭乱的修复和再造医学工程，继而深入和拓展，形成了当代最具消费力的产业链，强势回应着身体性观看和审美焦虑。通过技术的加持，消解焦虑的社会提供还会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，身体可能会获得暂时的非自然转换和活力再现，人工智能也许会给我们创造更多的幻觉。一切都关乎身体，都意欲拯救不断衰退的身体。但是，物质生命终究是一个不可逆的单向线，我们都得迈向生命的终点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也是我们的宿命。

30岁的话题性，来自孔夫子的“三十而立”的概念。经过历代社会实践的演变和归纳，最普遍的对称解读是，30岁应该“成家立业”的世俗化价值判断。但是孔夫子说的是“三十而立”——“立于礼”，并再补上一句说明语，“不知礼，无以立也”。我们全面系统解读，寓意十分清晰：30岁就是生命的中间节点，与自然轮回对应的物质生命过程是非常有限的，人就需要建构精神来获得生命的接续。人总得要学着长大，长大的标志就是“三十而立”。在事实的物质生命之上，30岁应该有一个价值构成。当顾佳可以超越物质追求，看到远方和诗的美好；当王漫妮拼命数年追求的地位和身份，即将唾手可得时，却毅然放弃；当钟晓芹终于明白人生是一个理解和包容的过程，婚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陪伴时，她们都在物质生命的底板上，建构起了一个精神结构。而精神结构包含了善良、正义、审美等核心内涵，由情义、品位和价值观构成。30岁不仅是生理判断，更是一个文化判断了。可以从容面对喜悦和悲伤，可以超越物质追求，人的物质生命就获得了救赎。30岁不再是身体从高峰跌落的时间标志，而是精神爬坡的起点。从孔夫子的“礼”化解开来，人逐渐成长的30岁，也是自我不断完成校正、完善的精神修复的过程。

不再单纯的30岁，是知性和理性的开始。不庸俗、不油腻、不低级

# 走向精神蓝海的三十岁

王国伟

的底气，来自于文化的执念和自信。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，52岁的伊能静和49岁的宁静，反而更有气场。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体验，产生出强大的文化定力和自信，谁又能否定，这不是精神和文化激活了荷尔蒙？人的生物寿命已经大大延长，当代自然生物生命的生态圈，包含了更多的文化要素。现代社会物质和信息的富营养化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知识快速迭代的世界，被打开的无限视野和荟萃的新知识运动，总让人充满着惊喜和新奇，逼迫我们调动大脑和身体，保持生理与心理良好的互动节奏。心理感受的幸福感，必然成为持续激活生理细胞，使得物质身体与精神的生命形成互动与共振的原生动力。因为，人的身体除了其物质性构成之外，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架构，身体信息的发射、回收，循环于社会交互过程，身体就会不断生产出意义来。

建构自己的生理结构和精神结构，让精神土壤上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，实现精神对身体的一次次引爆。而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含义，是《三十而已》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提倡积极的生命姿态，人需要勇于去面对30岁前的慌张，更需要不断眺望未来。正是有了30岁前的冲劲、激情和反叛，才孕育了30岁后的成熟、理性和宽容。30岁之前被人带着走，30岁开始自己独立走，这何尝不是一次重生？

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说：“通过赋予世俗者更高的意义，让一种审美的外表走向日常，把未知者的时间标志，与风彼此缠绕。我要浪漫化它。”人的30岁开始生产更高的意义，过程依然是浪漫和美好的。走向精神蓝海的30岁，依靠的是智慧。30岁既是新的开始，更是人的重生，因此，我们“未完待续”。

客人貌美，却是个傻大个儿。在窗沿爬了半天，不断打滑掉下去，又刺啦刺啦扑腾起来调整姿势。有一回抱住了锦蔓藤，那细细的叶子也担不起它的重量，像跷跷板一样坠了下去。眼看着它背部着地，摔得动作凝固、一脸茫然，我也笑清醒了。

过了好久，它终于在窗纱上找到了落脚点，趴着不动了，露给我一个不甚美观的肚子。我关灯躺回去，默默想着，这不清自来的闹钟，明天可别太早响起。没想到客人颇有礼貌，清晨去看时，它还在窗上趴着，八点再看便已无踪，走得悄无声息。

七月底一个雨天，夜窗又有蝉来。这回是一只蒙古寒蝉，披着暗绿的纱衣，姿态轻盈，扑翅声比黑蚱蝉要温柔不少。这一回的客人也没有扰民，是何时离去，我依旧不知晓。

有不少人看到虫子便要受些惊吓，我却将它们的到来视作褒奖——古人种梧桐引凤凰，我只种了寻常草花，难得也有不俗的客人愿来。正如“昨夜蟋蟀入我床下”，美丽的昆虫光临寒舍，我觉得蓬荜生辉。

再之，轻柔的花香，蝉翼的声响，都是时节的吉光片羽。因为它们，我也能在今年居家隔离的压抑气氛里，保持一种心平气和。即使足不出户，晚风也会将夏天带到我窗前，让我觉得自己与世界，从未断开联结。